

# 生日

—

小王在生日当天得到了一个惊喜。

+

王力宏一直很庆幸自己的生日在春末夏初的时候，气温不冷也不热，工作也不会像年底那样地忙碌，和朋友聚会的氛围他很喜欢，但生日这种私密的时刻，他更希望和爱人在一起度过。

可惜这次的生日，他的爱人却难得没办法全程都在。

最近台北到了雨季，空气湿度高得人喘不过气。

他生日很少下雨，这似乎有些不同寻常。

爱人给他打电话说要因为飞机迟了两个小时起飞而没办法赶上陪他吹蜡烛的时候，外面的雨似乎直接下进了他的心里。

和他的心情一样，有些晦暗不明。

他温柔地回复了说没关系，长途旅行本就辛苦，他会安排好一切，只等他回家。

对方表示可能会很晚，再次用严重的语气说着很抱歉。

他笑笑说，好吧，那鲜花、蛋糕、巧克力和香槟，我可要先独享喽。

那个人在另一边被他轻易的逗笑了，说你饿了先吃就是了，但巧克力可以给他留两颗吗。

他立刻安慰般的对他说baby真是傻傻得，当然会等他回来一起吃。

在一起生活之后，王力宏会很直接的表达自己的爱意，在电话或者消息的最后总会加上类似于，爱你，吻你，想你，或者吻你很多很多遍之类的后缀。

后缀，好吧，庾澄庆至今对这种ABC身上美国文化的浸染还不习惯，也很难不感到害羞。

第二天午夜凌晨刚过了一刻钟，风尘仆仆的，晚归的人终于从大洋另一边赶了回来。

地球万籁俱寂，庾澄庆尽量放轻脚步，心想万一那个人睡了，他就把行李放下去洗完澡，然后立刻加入他，来去匆匆短短几天，他已开始想念结实的胸膛靠在背后的感觉。

进了大门，只有玄关留了灯，目之所及处一片黑暗，家里安静的连半点声音也没。

他放下不大的行李箱径直向卧室走去，路过宽大的客厅，大理石桌面上鲜花，蛋糕，巧克力，香槟，还有润泽晶莹的水果切片新鲜地像是刚刚切出来；冰桶里面的冰冒着寒气，像是有人刚刚安排好这一切

他想起自己在电话里一再要求等待他的爱人不要熬夜苦等，可他也知道自己的劝说从来起不到任何效果——在这种事情上。

他并未抱怨自己需要在这个当口奔赴纽约的决定，明明早就答应过他，两个人的生日前无论何事都要推掉。

但他还是在电话里听得出爱人落寞的口吻，想到这里，他越发心虚，甚至觉得自己是个坏人，或是小偷。

卧室整齐空荡，床单上连一点点褶皱都无。

房里没人，星夜奔赴回来，结果他扑了个空。

明明很难两全，又谁都不想辜负，此刻他像是世界最糟糕的爱人，难过地只想蹲下身子抱住膝盖骂骂自己。

如果他不在家，那他是去了哪里呢？外面下着雨，要有多失望他才会在这个时间跑出去？为了他的生日提前把孩子们送到长辈家，可唯独他却在计划外的失约了。

回忆到这里他忍不住苦笑起来——他并没有独享鲜花蛋糕和香槟巧克力，甚至把这些全都留给了自己。

他整理了一下心情，今天的一切大概是放人家鸽子的报应，看到手机信息栏空空如也，他尝试拨通了爱人的电话，却被直接转到语音信箱……半夜三更的，还有其他的事令他没办法接他的电话吗？

一股莫名其妙的情绪浮上心头，酸酸的。

+

用力的把钥匙随意丢在沙发，他决定先把自己丢进浴缸洗点掉一身的潮湿味道。

正要走开，突然门铃响了。

他感到奇怪，说好了这个生日只有他们俩一起过，更不用说在这种时间。

也许是哪个冒失的朋友来送礼物吗，庾澄庆还是谨慎地打开了门禁视频。

站在门口的是一个撑着雨伞的高个子男人，即使在分辨率不高的屏幕中也能看出他十分英俊。

“……”他的眼皮略略颤动，没有发言。

“您好，我是您预约的浴室水暖修理工，请开下门。”年轻男人说着，对着屏幕微微一笑，仿佛能透过摄像头看到他。

“……”他并没有想好措辞，但也不敢动作。

“抱歉，今天周五订单比较多，上门有点晚，请不要担心，我会很快弄好。”

他下意识地打开了门。

男人进屋时带进来一些雨水。

“抱歉抱歉，”他把连帽衫的帽子摘下来，他的头发有点被雨水淋塌了，但还是不影响他的英俊，“我一会帮您擦干净。”他笑咪咪的，让人没脾气。

“诶...”

就在他自顾自地往房间里走时，庾澄庆终于忍不住打断。

“我并没有请.....修理工。”

“嗯.....”男人摸了摸下巴，敷衍地拿出设备看了看记录，“落款姓王，是您的伴侣吗？也许是他请的。”

他好像对自己的解答十分满意，促狭地笑了笑“那您也一样是我的雇主。”

“.....浴室在后面，跟我来吧。”他妥协了，或许是累了，或许是男人亲切的态度，奇异的感觉让他的莫名其妙的服从。

英俊的男人长驱直入，干脆利落地脱掉了连帽衫丢在地上，他的动作有点刻意的粗鲁，气质却显得自信、优雅且文质彬彬。

就好像这里是他自己的家一样。

他里面穿着白色的背心，下身是牛仔长裤。

上下两件衣服都因为潮湿而贴在身上，背心紧紧皱着。随着他的动作几乎可以看到他每一块肌肉的动向。

“所以您的伴侣，”他犹豫了一下，“不在家吗？”

他说话的时候声音变得很低，好像怕其他人听到一样。

这一切让他不适应又羞怯，“他.....有事暂时离开一下。”他听到自己说，声音带着一丝不确定。

“唔，这样.....”

年轻一些的男人随意应和着，和他一起站在浴室里面，潮湿的空气让不小的空间也局促了起来。

他不知道男人是不是故意离自己很近，他几乎是贴着自己站着。

他本能的挪开步子悄悄的撤了两步。

男人的皮肤在空气种散发着温暖的热气，在湿冷的空气中还微微冒着汗，庾澄庆只觉得他的热度源源不断地传从四周扑向他。

那是一种让他感到熟悉的温度。

他闭了闭眼。

“外面的雨真大啊，这个时间过出门可不容易。”男人意有所指的发出一句感叹。

“嗯。”

他不是故意话这么少的，可是这位修理工讲话的时候几乎贴着他的耳朵，他确定他最后用嘴唇蹭到了自己的耳垂。

庾澄庆只能用胳膊隔开他。

“浴室水管应该是被堵塞了，我会把连接处的五金件取下来更换新的上去，万一等下我需要堵漏，你可以帮我递工具吗？”

男人好像没感觉到他的拒绝，而是放慢了语速，转而用手搭着他的肩膀，眼神直勾勾地询问着他。

庾澄庆感觉被触摸到的地方变得滚烫，还没来得及抚开他的手掌，他就快速转身过去干活，用力拧下龙头上连接的部分。

他连忙上前两步现站在他身后，这些事他一窍不通，可他还是自然地准备随时帮忙。

堵塞的部分很快被拧下来了，水管中储存的水喷出了来，这下男人全身都湿透了，白色背心变得半透明，他只能移开目光尽量不去看他的身体。

好在男人看起来是个熟练工，三两下就换好了新的阀门和弯管，随后他利索地拧紧螺丝以保无虞，用力的时候，他胳膊上的肱二头肌像棒球一样鼓起。

“抱歉，没把你打湿吧？”

男人真诚地问道；

他转过身两步跨到他的身后，一只手撑住墙壁，一只手扶着他的胳膊，低着头看他；

“浴室的装修真好，这些材质都是上等货，看来你们平时很喜欢这个地方。”

高大的躯体像一堵墙，堵住了他朝门口张望的视线。

“我先放一些热水试试会不会堵，等下你需要洗澡的话，那就刚刚好用上。”

“我暂时不想洗。”他绷紧了嘴唇说着

“是吗，那真遗憾。”男人的表情却几乎像调戏一般笑着说。

他刚想转身走开，就感到自己的腰被固定住了。

“晚点再洗也不迟，”那个修理工男笑着说，“您的伴侣看样子整夜都不会回来了哦？”

对面的男人的这句话和一副游刃有余的样子让庾澄庆有点恼火。

身体在思考之前行动了，他用力地推开他的手，后退几步，右手提着男人的工具箱，面无表情的抬头对他发话：

“既然已经修好了，您也许该告辞了。”

男人似笑非笑地看了他半晌，勾勾嘴角，无奈的伸出左手；

接过东西的同时，男人顺势把他拉到怀里，迅速伸出的另一只手用力的握住他的脖子，狠狠地堵住了他的嘴。

男人的口气清新，嘴唇柔软，灼热的舌扫过他每一寸口腔，他挣扎了几下就完全软下身子。

一切就像.....就像他熟悉的那样。

持续深入不留呼吸空隙的亲吻让庾澄庆难以持续，趁着他稍微喘息的空荡，那个男人把他往浴缸那边带。

“您喜欢这个？”他说；

庾澄庆不确定他口中的“这个”指的是什么，是这样接吻？还是伴侣不在家的时候和别人偷情。

这对他来说几乎全是一种奚落和调戏。

修理工没有迟疑，一把将他拉进了浴缸。

挣扎中他完全不是对手，对方像是演练了多次一样熟练的褪去了他的衣裤，连着他自己的，用力丢得远远的。。

很快他只剩贴身的内衣裤，还没来得及呼喊，对方已经扣着他的肩膀，继续在他唇齿之间攻城略地，报复性的动作扣得他肩膀胀痛。

激烈的吻让他几乎窒息，抵住对方的手指因用力而发白。

察觉到他的挣扎，男人适时调转方向，把他直接按在了池壁上。

温暖的池水让两个人的心跳速度比平时更快，被泳池水包裹着的安慰感卸掉他浑身的疲劳，让他分不清到底是想逃走还是更想靠近汲取对方身上的热度。

男人略微撤开空间脱掉他上身的仅存的背心，但是他用力按住男人的手，不让他轻易得逞。

机敏的大手转而隔着几乎透明的衣服揉捏他的胸部，摩挲布料的同时揉按下面的皮肤。

潮湿的空气打在他脸上，对方眼神里泛起志在必得的意味。

被攥住敏感部位的他只能用力扭动身体，想甩开难耐的感觉，却没发觉只是给了这个家伙更大的自由度，开始朝着他敏感的腰部袭击；这个擅自闯入自己家又游刃有余自说自话的男人对自己身体熟悉度高得惊人，这个事实令他难为情到浑身粉红。

男人开始用力吮吸他的脖子，强健的上肢完全把他困在池壁与结实的胸膛之间，不安分的手开始在他平坦的小腹下摩挲，他用力抬头在水面呼吸，像濒死的病人。

他几乎要被男人皮肤透出的热度融掉的时候，突然被打横抱起来，可能是怕他着凉，长腿迈开的时候，还顺便扯了一条浴巾盖住他的身体。

屋外还下着大雨，屋内却变得十足暧昧暖热。

他几乎是被用力的摔在床上，弹性良好的厚软床垫稳稳地接住了他的身体，他有些慌乱的想抓住一些什么，头顶的光源被一张英俊的面孔挡住，男人的膝盖过分的顶到他两腿之间，另一只膝盖则压住他一侧大腿，他几乎是被迫地呈现出一个很难堪的姿势。

“唔……”他忍不住痛呼出声；

对方却故意把他的腿打得更开，放肆的眼神像要烧穿什么似的盯着他看，修长的手掌在他的窄腰上用力揉捏。

男人几乎是从他身上扯下了他的仅剩的内衣裤。

然后他的手直接滑入到他的小腹之下。

直接的肉体接触下，庾澄庆艰难地把他的手拿开了，他从床头拿了一袋薄薄的东西，他的意思很清楚——他不想在没有安全措施的条件和他做。

年轻的男人愣了一下，然后顺从地打开，套上了。

粗大的勃起啪地打在他微红的腹部，他像被烫伤希望侧着身体微微扭动，囊袋中渗出的前液和润滑剂混在一起，男人似乎无法忍受一般的喘息，看着身下微微颤抖着的细小腰胯，他怜惜而又毫不迟疑的挺身进入，进入那对他而言梦想多时的狭窄甬道。

操之过急的欲望带来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紧张。

“等……”男人听到他的雇主说。

原谅我，我不想再等了。

男人想。

进入穴口的分身受到了相当的阻力，男人感到身下的胴体有些紧张了甚至是僵硬，他舔着他的锁骨，顺势压着他的上半身掐着不让他乱动。

可怜的人被他压迫着，大腿内侧的软肉颤抖得厉害，他不给他看任何表情，事实上他已经把头埋到了床单里。

庾澄庆从未有过这种带着半强迫且准备不足的经验，他无法抑制地开始怀念起他的爱人——他会讲很多调情的话，让人几乎觉得下流脸红的，也会让前戏久得几乎让自己体力无法承受，可面对今晚身体里得这个人，他无法做任何拒绝，只能被动得等着自己身体渐渐适应。

可对于被进入的人的话变少了这件事，这场情事的操控者却不是很满意。

他决心逼出他发出最过火的声音。

男人细细打量身下的人，他的头发略有些长了，美好的额头藏在打湿的额发后，顺着看下来，脖颈细嫩白皙，竟看不到一丝纹路，肩胛骨从背后瘦薄的部分延伸到胸口，一层薄薄的软肉匀

亭地分布幼细的骨架上，胸口两朵粉红樱花一样的凸起颤巍巍地挺立着，美好的腰胯部位过分收紧，曲线让人赞叹，柔韧紧致的腰下面是两瓣圆润的臀肉。

此时这具身体因为他的揉捏红了一片又一片。

仅仅是注视着眼前的景致，男人开始发现自己的脑子中几乎爽得升天。

“嗯……”这种居高临下的感觉让他忍不住加快挺弄的节奏，身下的身体剧烈地颤动着。

庾澄庆只觉得身体中一阵阵潮水般地快感从湿软的甬道里逐渐爬满整个身体，他手指攥紧床单，大脑几乎无法思考。

“啊……嗯！”他开始令自己几乎想咬掉舌头的呻吟，下身开始无法控制地流水，把床单打湿。

男人完全放任他的呻吟和喘息。

感到他已经被快感捕获而不再挣扎，男人放开他的腰，手指转而捻弄着他的乳头。它们圆润小巧，在他的动作下开始变成深粉挺立的果实。

他似乎并不讨厌被粗暴一些地对待。

这样的念头闪过他的脑海，男人为此兴奋极了。

直到他觉得这样姿势也无法满足自己的征服欲，他直接架起身量比他小两圈的人，抱着对方的腰让他坐在自己怀里，对方只能被迫攀附着他的肩膀，什么都做不了，无法贴着床上，无法抓着床单，只能用手臂无力地试图抱紧面前的人。

他用双腿圈住怀里的人，对他而言不值一提的体重让他可以轻易的带着他上下抽插，怀里的人几乎是被迫的在他粗大的性器上律动，而他只是不可思议地顺从，向他敞开自己，白细得双腿彻彻底底被打到一个不可思议的程度，脚尖和膝盖粉红赤裸，大腿根部则泛着淫靡的湿红，他战栗的身体已经开始往下滑了，男人怀疑自己又要提前将他弄昏过去。

突然感觉脖子一阵刺痛，那是怀里的人在咬他，伴随着一阵呜咽的哭泣声，男人觉得那仿佛是某种小动物的哀鸣，柔弱的，凄婉的，却又透着浓浓的情欲气息。

一只小野猫。

他想，在一个雨夜被自己偶然遇到的漂亮宠物，他为他准备了最温暖的梦境，此刻当然要尽情享受。

即使这样狼狈，可爱的小野猫仍然在积极地回应着他的动作，甚至不惜咬他一口气，也要努力保持清醒，让他继续做他想做的。

他想让他发出更多好听的叫声，于是继续大开大合的在他的敏感点撞击。

直到噗嗤噗嗤的水声让怀里的人面红耳赤，见他光洁的额头上血管微微凸起，男人知道他快到了，猛地抓着对方的腰把阴茎狠狠送进对方的身体。

“啊啊…不可以…我不行了…”

怀里的人大声发出无意识的呻吟，全身颤抖，大腿抽搐，臀肌痉挛，男人用力将精液一股股射到囊袋中间，绞紧的内穴居然仍在阵阵收紧。

男人被夹得头皮发麻，在他身体里等他的高潮过去之后继续操弄他。

高潮之后的人根本没有力气，随便由他摆布。

男人一只手就拉起他，直接把他翻过来，抬起一条白皙的细腿，舔上他的腰窝。

对于看不到男人的双眼，被翻转过去的人显得越发不适应，他开始发出无意识的哼哼声音，两手并用的想爬出他的掌控区域。

这怎么可以！还没有到可以喊停的时候。

男人长臂拦住他的细腰，用力捞回来，他那里湿的厉害，甜蜜的爱液顺着前端缓缓流下，润泽紧致的后穴。

碍事的囊袋被打包丢开，这一次，不需要任何保护措施。

这具神奇的躯体像专门为他准备好的一样。

略有些粗暴的后入——这紧致压缩的感觉快将男人逼疯。

被爱液浸透得又湿又热的肠道吸缩得男人舒服极了。他看到身下的人害羞得埋着整颗脑袋在枕头里，坏心思又来了。

湿淋淋抽出了大半个柱身，只留半个硕大圆钝的头部卡在穴口处。

身体内部顿时空虚的感觉让那人不安的扭了扭腰，男人故意把他脖子扭过来和他接吻，用舌头模仿插入的动作让他下颚发酸。

还没等他缓过一口气，他挺起身体抵着肠道猛冲进去。“啊！”这一下撞得太深，那人终于没忍住发出急促的尖叫，圆润的臀部被他拖着起来握住直接迎上节奏。终于重新把身下人的注意力拉了回来，男人满意地弯起眉眼，就着这过火的节奏一下比一下撞得更猛，两人交合处不断发出湿靡水声。

“您真的……好美，您的伴侣知道吗？”

“你给我……闭嘴！”

啧啧，克制有礼的雇主突然霸道起来了，有意思。

好麻好痛，就快要无法呼吸。

庾澄庆感觉到意识在渐渐模糊，快感却不住堆积。这男人之前是在保留实力？直到这次才真正将分身全送进他的后面的身体里。狭窄的甬道被他粗大的性器撑到了极限，囊袋啪啪地撞上红肿的穴口，而他还在过分地寻找着角度越戳越深。

他不知道自己还要流多少羞耻的液体出来，膝盖跪趴的位置，都成了一个小水窝……

阵阵激烈的痉挛过后，扣在枕头上的十指终于无力地垂下。



娇小的躯体被笼罩在男人沉沉的暗影里，仿佛成了一具失去生命力的人偶。只在男人还不肯停歇的顶撞中，一颤一颤，被无意识地摆弄着。

男人把他翻过来，从正面射出来的时候，几乎无意识的人还是本能地抱住了他宽阔的肩背，这样的姿势让他有安全感——男人一直都知道的。

这种温柔让男人想要无限的侵犯和占有，他任由自己大汗淋漓的身体贴住对方的，咬住他的肩膀射在他柔软紧致的身體里。

良久，男人紧紧抱住怀中汗涔涔的身体，满足地反复吻着怀里的粉红的脸与唇。

庾澄庆醒来时，感觉似乎和平时不太一样。

四肢依然酸痛，连骨头缝里也透着酥软疲惫。喉咙热辣，想开口只觉得一阵嘶哑。

“醒了？”

当男人低低的声音从耳后传来，他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在家，身边躺着他几日未见的爱人。

看到自己胸口深深浅浅的印记，他的脸迅速又变成粉红色。

“您太可爱了，您的伴侣可真幸福。”

“好险我修好了浴室，已经带您一起洗干净了。”他把重音放在'一起'上，意有所指。

“浴室水管工”似乎有些上瘾，看着他笑咪咪的说，恢复了那副热情礼貌的模样。

庾澄庆看着对方小麦色的胳膊被自己抓出来的指痕，忍不住用手捂住脸，“你还没玩够吗……”

男人笑了出来，把他按到自己怀里，“Baby，你的礼物，我很喜欢，我才是天底下最幸福的男人。”

在温暖的气息里，他眨了眨眼睛，用只有一个人听到的音量回他：“生日快乐，亲爱的。”

End.